

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

草莽英雄仇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之一

草头屯恩仇

春风文艺

一九八四年 • 沈阳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一

草 头 屯 恩 仇

Caotoutun Enchou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328,000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 1/2 插页：2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1,600

封面设计：勤学 插图：杜凤宝

特邀编辑：寒溪 谢俊华 责任校对：刘文英

统一书号：1158·830

定价：1.60元

目 录

- 第 一 回 草头屯老沈德夤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 1
- 第 二 回 施小惠赠毛驴逢凶化吉
盼得子遭横祸遇喜变忧.....14
- 第 三 回 两年后再相逢重游旧地
三盅酒一席话暗定机关.....31
- 第 四 回 劫单轿耍两面美妾落网
受安抚磕响头土匪升官.....43
- 第 五 回 小团练砸戏班狐假虎威
大闺女听蹦蹦一见钟情.....53
- 第 六 回 匣话婢话蓬莱比古说今
沈建华识仇恨追根问底.....67
- 第 七 回 买官位拜把子扩大势力
献骠驹耍手腕升任统领.....80
- 第 八 回 德义楼饮美酒张榕遇刺
专车厢落绣鞋将军发晕..... 107
- 第 九 回 论功赏张子爵嬉闹圣旨
评民议段公爵逃出奉天..... 12

第 十 回	夺兵权施阴谋光棍上当 耍手腕放暗箭名利双收.....	146
第 十 一 回	庆寿宴胭脂酒醉倒元帅 叙旧好满车金笑裂大缸.....	167
第 十 二 回	创家业置房产终成泡影 舍骨肉投亲朋自跳火坑.....	183
第 十 三 回	禀家书捎洋钱祸福难分 霸房产灭人口谋杀二命.....	202
第 十 四 回	闹衙门砸鱼缸身入囹圄 看烟筒做晨炊桃投寒舍.....	213
第 十 五 回	出大狱恨官府走投无路 割手指骗药膏两小无猜.....	229
第 十 六 回	老妈店挨毒打险遭讹诈 仁义居逼画押骗进煤坑.....	242
第 十 七 回	暴雨天红土岗偶遇银姐 深秋夜茅屋内畅谈光明.....	255
第 十 八 回	考学堂逼主考榜中第二 挥老拳打长腿疾书豪言.....	266
第 十 九 回	苦难言愁难诉心灰意冷 心贴心意对意人约黄昏.....	283
第 二 十 回	月影下情切切缠绵悲愤 树林中怨幽幽遗恨终身.....	292
第 二 十 一 回	返故里祭祖坟横行霸道 埋石桩见仇人分外眼红.....	303
第 二 十 二 回	赛炮仗遭不幸投身军界	

	劫车马冲坟地三次鸣枪.....	317
第二十三回	献枪计笑声中乘虚而入 电报战怒骂下勒索饷银.....	334
第二十四回	和事佬不和事扇风点火 亲加亲不相亲大动干戈.....	348
第二十五回	长辛店拉锯战尸横遍野 军粮城筑人墙大败奉军.....	366
第二十六回	反大帅奉天城民众示威 抢银号大柳字轰动全城.....	382
第二十七回	假游行剑刺臂居心莫测 听古琴学书法用意分明.....	393
第二十八回	辽河畔血与泪连年灾祸 柳毛甸爱和恨意外重逢.....	406
第二十九回	故乡泪旧人怨信誓旦旦 亲人恨愤难平长夜绵绵.....	417
第三十回	热血汉闹庙会痛揭军阀 奇侠女退警官营救书生.....	431
第三十一回	截归路借礼帽柳叶定情 出庚帖饮鸡酒胡子聘女.....	447
第三十二回	拜天地入洞房完成大礼 宽心面对口吃并不宽心.....	463
第三十三回	捧双盅吐实情劝女毁约 秉红烛看宝箱重订山盟.....	480
第三十四回	煮喜蛋系红绸老爹报喜 赠耳坠索红绸八姐逞能.....	491

第 一 回

草头屯老沈德夤夜填仓
彭大院无赖汉白昼钻缸

大辽河流到奉天城以西，再流四百里就是它的尽头渤海了。河面宽敞了，水流得更湍急了，漂在上面的顺河船，象长了翅膀一样地在水皮上飞。

在辽河右岸有片一马平川的草地，那是清朝的杀人场，是个人头滚滚的地方。清兵入关灭了明朝之后，奉天定为“龙兴之地”，是清朝的“祖业宏基”的后方。从大辽河左岸到抚顺城划了个大圆圈，圈里埋着清朝创业的两代皇帝，修了两个陵墓，一是奉天北的昭陵，一是奉天东的福陵。这方圆数百里定为“封禁地”，不准老百姓涉足。谁在这里刨一镐，挖一锹，都要治成刨龙鳞、剥龙皮，破坏皇家风水罪。连抚顺地下煤都禁止开采，说那黑色原煤是龙的血液，挖煤是切断龙脉，要满门抄斩，祸灭九族。

住在抚顺的工人，不偷偷挖煤就没法生活下去，但那里看守很严，不断有工人挖煤被抓住。有一次从抚顺千金所解来“破坏龙脉”的一批犯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二百多口子，说是带罪垦荒，谁知押到辽河右岸杀人场问斩。其中有一老矿工，老两口带两个闺女一个儿子，儿子是被麻袋片子

裹着抬来的，大概是被打死后抬来过过刀。原来这个老矿工穷得活不下去了，认为在大年三十晚上老煤坑没有人把守，他领着十三岁的儿子，偷偷钻进老煤坑里挖煤。爷俩嘴里叼着煤油灯，摸摸索索挖了两柳条筐煤，谁知刚爬到坑口就被躲在坑口上的官兵抓住了。

斩到老矿工一家了。斩完了第四口，该斩用麻袋片子裹着的这个人了，鬼头刀砍下去，只听“扑哧”一声，麻袋片子里掉出来一颗草脑袋。刽子手们用四尺长的竹竿子挑着人头插在辽河岸上示众。只有这颗不冒血的草头没有挑走，被人埋在辽河边上。后来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扛铁锹的就培上一锹土，不带工具的就用手捧一捧土，日久天长就培出个黑土岗子，从此这里就叫草头坟了。

那么老矿工的儿子呢？传说被抓时老矿工一脚把身后的儿子蹬下了坑，官兵守了三天三宿不见人上来。说这煤坑下面通浑河，浑河又通大辽河，大辽河又通海，看来老矿工的儿子漂入大海了。这样官兵才扎个草人当了替身。

清朝末年，关内大批流民闯入关东垦荒，清朝借“招垦”为名，对关东下了“开禁”令。头一拨到草头坟落脚的有从山东蓬莱闯关东的李姓、沈姓、于姓三家子。他们搭了三座柳条子窝棚。窝棚门对着大辽河，近得白天河里漂来的篷帆船，好象紧擦着房檐漂过去。夜里在窝棚口可以看见水皮上星星眨眼，象筛住的小鱼乱蹦乱跳。这里土地肥得用脚一踩直冒油，撒下种籽就收到手粮食。在岸上走几步就惊飞成群的野鸡大雁，用网箩子在河里搅几下，就鱼虾满网。总之，草头坟这一带只要肯伸出手去就挨不了饿。

有一天一个管户籍的小官来到草头坟。他骑在马上用鞭子抽打着柳条窝棚，问这地点叫啥名字？窝棚里的人喊道：

“草头坟！”那管户籍的小官打马就走了，可能他听错了音，也许觉得这个名字不雅，在落册的时候就写成草头屯了。

当时，李家、沈家、于家，刚搭起猫下人的马架子落下户之后，就相随搬来二三十家子，差不多张王李赵名姓都占全了。草头屯眼下是巨流城东的一个人畜兴旺的小屯子了。自古以来，穷人落下脚，财主就来垒窝。摆横河船的船主彭家，船载车拉运来青砖灰瓦，好象一晃大鞭工夫，在屯子西头平地盖起了一套四合院砖瓦房来了。又从外地雇佣跑腿掇脚汉，刨荒地片，开豆腐房，开烧锅，开油坊，放驴打滚的高利贷，抽头粮，出租土地，简直是用一根绳子把农民捆起来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早在草头屯落户的几辈子人都埋在黄土里了。正当辈的李家还是干木匠活，沈家还是年年种香瓜，于家还是下大辽河撑船掌舵。李家当家人叫李壮，人称李木匠。他媳妇是个小矮把个子，上嘴唇短，成天笑咪咪地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可是个真金不换的心地善良的女人。李木匠是个性体倔犟的手艺人，和他顺心思对性体的，给你白拉半天大锯也不抱怨一声，不对性体的，你摆满桌子酒席也不给你凿上一凿子。

于家当家人叫于国英，一身好水性。站在大辽河岸上，看水里一翻花，他甩掉身上小布衫，一头扎下水里，眨眼工夫，就抱上一条金翅金鳞大鱼来，因此外号叫鱼鹰子。前年

秋天老妈妈被彭家逼死了。他把老人埋在柳毛甸子，双膝大跪“砰砰砰”脑门挨地皮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头也不回，随着大辽河里的顺河船当了水手，现在是掌大舵的。他生来是个不听邪不怕横、心地宽敞的人，还天生一副好嗓子，拉弦拍板，定准了调门儿，唱起戏文来可是美耳中听。每当大辽河一封冻，他从营口回到草头屯，把自家那两间破房子挂层泥巴，把破窗户糊块纸，鱼叉杆上挑着的小行李卷往凉炕上一甩，转身就去找唱蹦蹦的朋友，走屯串乡唱蹦蹦戏去了。

沈家现在的当家人叫沈德，种香瓜为生。他是个老实透顶的人，四十岁开外了也没娶上个媳妇，人称“沈绝户”。人家说他太老实，骑在他脖梗上，他身子都不敢打一下晃，嫁给他久后要受外人欺负。一直到前年才有人保媒提亲。当地穷人家习惯多在五月榆树挂钱时相亲。媒人偷着约男家躲藏在树后边，被相亲的女家挎着小柳条筐去捋榆钱，当她爬上榆树时，男家就看见女家的手和脚了。手没劲攀不住树枝杈，脚不大踩不住树杈杈。穷人家娶媳妇为了干活，不相看眉眼嘴巴，相看的是手长脚大。沈德娶了媳妇，两年后媳妇怀了孕。这女人老实厚道，左邻右舍称好，两口子日子过得倒也和美。沈德祖传种手好香瓜，又亲手在草头屯开出五亩香瓜地。那五亩香瓜地每一把土都被他两手攥热了。可这两年，沈德却没摘到筐里一个香瓜。前年香瓜秧刚爬蔓开花，官兵围辽河套捉响马，香瓜地成了跑马场，眨眼工夫几百匹马把香瓜秧踩成烂泥巴。去年大鼻子和小鼻子开仗，这辽河套成了双方炮战的战场，把满地喷香的香瓜，炸成了瓜酱。

这三家房檐搭房檐住在草头屯东头。在草头屯西头，大半条街都用柳条子圈上了，里面有一座大院套，自称彭大院，住着坐船来的彭姓地主的后代。现在主事的是当屯地主彭钟三，他外号叫三蝎子，意思是在屁股后头长三根毒钩，狠极了。他祖辈是在大辽河摆渡横河船的。京御路通到辽河边上，就得过横河摆渡，车马行人都得上彭家平底平面大船，张口无二价，少一个铜板就把人憋在岸上。抱鸡的交蛋，拉水果的扣下几筐尝尝鲜。彭家人对过河的姑娘媳妇逗逗乐子，对方连眉头都不准皱一下。他们自称是黄带子（皇族），除了京城皇家每年来“龙兴之地”祭祖，他们在路上撒黄土跪迎之外，就没有比他们再大的主子了。

彭三蝎子发财的门路很广，县城和巨流城有买卖。他知道，要发财得有两条路，在官府里能直出直入，在当地响马和红胡子堆里能串门过户。不这样就是树没根，船没舵，蛇没头，人没首，蝎子没钩。在草头屯还开了个豆腐房，方圆十个村屯吃他家豆腐，还用豆腐渣养上百口猪。这样家底越发厚实起来了。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是有名的细长脖彭汉臣，说话细声细气，听着象大肠子断了一样。这小子可是横草不过，比三蝎子还狠，有骚味女人的门坎他没有踢不到的。二儿子叫彭汉庆，长着两条又长又细的腿，干巴得象条瘦狗。三蝎子还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彭汉花，高个头，细嘴巴，粉得碌儿的脸蛋象香瓜籽，眉毛细弯，大眼睛还会巧眨巴，柳条小腰一把掐。二女儿叫彭汉草，匀称的身材，黄蜂的细腰，会飞的眼睛，会走的眉毛。由于彭家开豆腐房，豆腐又白又嫩，因此外人送号叫豆腐西施老大、豆腐西

二。当地方圆百八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的人哑舌尖，听的人抿嘴笑。这是彭大院的两扇大门，两棵摇钱树。

彭三蝎子有时愁得耷拉脑袋，有时喜得眉毛乱跳。愁得是两个儿子没人拉帮出不了圈，喜的是两个女儿一旦遇见识货的，那就飞黄腾达，连他这个屁眼夹黄豆的——老丈人，也会骑上高头大马。

这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是当地农家“填仓”的日子。巧手的姑娘们用秫秸皮子，编成犁杖、大车、锹、镐、耙子、扫帚、筐箩、簸箕等农具，还有马、牛、羊、猪、鸡、猫、狗等牲畜，插在一个装红高粱的大碗里，在头三天叫“填小仓”的夜晚，放在米筐箩和粮囤子里。求的是喜幸，盼的是今春开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填仓”的当天，东天边还没有发白的时辰，农户的当家人用柳条簸箕盛着秫秸灰，在自家院里、地里撒几个大灰圈，这叫做粮食囤子。灰圈撒得滴溜圆，意思是今年粮食满囤、牛马成群。早晨起炕后洗手焚香，全家老少都要嚼一口干饭，意思是今年就不挨饿了。这天妇女手不沾针线活，叫“忌针”，怕的是不小心挑了龙眼睛，掉了龙泪，今年就要遭大涝。

在朦胧夜色中，沈德从草头屯走出来，他两手端个柳条簸箕，慢腾腾走着，嘴里自言自语：老天爷该睁眼了，这场扯不断赶不散的大雾，这么大的树挂，看来今年收棉花，收白皮香瓜……好象一股冷风呛了他一口，冷丁地闭住了嘴，心象打了坠似的琢磨着自家葫芦头里装着多少白香瓜籽？抬头往自己的香瓜地里看着，拉开脚步紧走。这风俗是祖辈相传下来的，不搞吧，心里不坦然。

当地人看时间，都是看太阳高低起落。太阳从大辽河东岸露头，就是一天的开始。这阵，柳毛甸子那里一眼望不到边的柳树，挂满了白皑皑的树挂，好象从天上落下一块白云彩，把柳树全蒙上了。有几辆大车在走动，前几辆是大骡子、大马四挂铁轱辘车，最后一辆是老牛驾辕、毛驴子拉套的木头轱辘车。车辙沟里铺满了晨霜，车轱辘一轧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所有的牲口都看不出是啥颜色的，每根毛上都挂着白霜。人们头上戴的大皮帽子，白花花的象一团子雪，甚至人身上一根线头儿也挂着霜，看得出这些大车是从远路来的。

除了沈德，从草头屯里又走出一老一少两个人来。只见那老人用铧子把挑着木匠师傅用的家什篓子，身后跟着个十来岁的孩子，两只手插在袖筒里，猫弓着腰，缩着脖儿朝前走。这是李木匠和他的儿子李顺兴。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脚下雪地蹚出了两行脚印。他们虽然身子挨得很近，可是互相间没有说话，是在走哑巴路。他们走进柳毛甸子，拐了几个弯，在香瓜地边上停下了脚步，眨着奇怪的眼神看着。沈德直挺挺地跪在霜地上，两手合十贴在心坎上，紧紧地闭着两眼。李顺兴说了话：“爹，沈德大叔，咋在这下跪？这大雪泡天的，一会儿冻瘫了。”李木匠没吱声，冷丁地煞住了脚步。孩子又说：“是不是已经冻硬了？”李木匠这才往沈德跟前走，脚步走得并不快。

沈德听见了脚步声响，并没有站起身子来，先是抬起手把大皮帽子往脑后捋了捋，露出冻得暄红的脸，两眼看着地上灰撒的大圆圈。心里想：这圈够圆的了，今年五谷丰登粮

满囤。他又弯下腰用两手把地上的霜雪划拉开，一看地面，浑身打颤颤，嘴里叨咕着：“地出裂子，人心邪，不收五谷，出妖魔。”他两手扒住地裂子，好象要一头钻进去。

“顺兴他大叔，你这是咋的咧？冰天雪地冻坏了身子骨咋整？”李木匠放下肩上家什簌子，伸手去拉跪着的沈德，嘴里还在说，“这是何苦来的呢，这么大把子岁数了，天塌了大家死嘛！就是大辽河水出槽了也不光淹咱们家。”

年少的李顺兴瞪着两眼看着，眼神有些发直，不知咋办好，两脚冻得乱跺踏，但又不敢跺着地上的灰圈。

沈德穿着黑棉裤蓝棉袄，腰里扎根旧布带子，脚上穿着靰鞡，头上戴着狗皮大帽子，借李木匠一拉，慢慢地站起身子。由于跪的工夫长了，两条腿筛糠似的抖着，半晌才站稳，脸上几滴泪水，冻成了冰疙瘩。他拍着两只粘着冰雪的手掌子说：“李大哥，这地裂了，今年不收瓜果梨桃哇！”他伤心地低下了头，看着脚下的地裂子。此刻那地上的灰圈象几口深不见底的井。

“顺兴他大叔，你管那些干啥？凭天由命呗，迈出一步算一步，活到一时算一时。”李木匠说着把家什簌子往肩上一担，摆出要走的架势说，“回家吧，我听顺兴他娘说，他大婶这几天的月子，要是生个男孩子，咱们三家子还是那句话：供他念书长出息，争口气！”说完看看身边的孩子。

李顺兴不好意思地深深低下头，用一只脚不住在地上拧着雪窝儿。他从小就愿随爹干木匠活，一提念书，脑瓜壳里生疼。

沈德听着点了点头，但两眼还是茫然地看着大辽河的方

向，又低下头看着脚前的地裂子和他撒的灰圈。

李木匠总是带着他儿子出门干活，白天让儿子给他打下手，夜里有个搭嘴恋舌的。他们这么早出屯子是到外地找活干，也是不愿见彭家的人。从打彭三蝎子逼走了于国英，李木匠家和沈德家对彭三蝎子家的仇口更撕大了。说话工夫李木匠抬头往屯子里看一眼，扭头就走，他连彭三蝎子家豆腐房烟筒冒的烟都不愿看见。

偏偏这工夫从屯子里走出一辆毛驴子车，轧得雪嘎吱嘎吱山响，躲开大雪窝子，绕到这条道上来了。毛驴车上热乎乎冒着白气，这是刚出包的大豆腐，往巨流城里送。那个赶车的大把，冻得脑袋龟缩在破棉袄里，怀里抱着一杆秃了皮梢的鞭子，不时半死不活地在毛驴子屁股蛋上绕缠个圈儿。这是惯例了，每天屯子里人家还没推开房门，他家就出豆腐车了。拉豆腐车刚走没影儿，只见从河崖子底下爬出个人来，个头儿不算太高，两条短腿登登没命地跑，两手死死抱着脑袋瓜子，好象会有一阵乱棍头落在他的身上。他钻出柳毛甸子直奔屯子里。眨巴眼工夫，又从河崖子底下爬出几个人来，手里都提着三尺长的木棍子，拚死命地追赶上来。

沈德见这情况，赶紧走回了屯子。他站在自家小院门前，看见刚才逃跑那个小矮子，象只兔子四处乱蹿，忽然往彭大院门口跑去了，一眨眼、一抱蹶子工夫就钻进了彭大院。眼见后边那帮家伙也脚跟脚追上来了。沈德在柳条子门后边，心“怦怦”直跳，暗想：这是狗咬狗一嘴毛，一抽身回到屋里闩紧了房门。

此刻彭大院静悄悄的，两扇黑油子大门开个缝，是拉豆

腐车出去没闷紧。院里没有一点声音，好象人们都在蒙头睡大觉。牲口棚子里槽头上骡子、马不啃草了，刚拉完豆腐磨的小毛驴，在张大鼻孔喘着粗气，不时晃荡几下秃尾巴梢子。狗窝里的大狗脑袋拱在草里，肚子一鼓一瘪地睡大觉。彭三蝎子格外精神，好象今天要时来运转。下半夜他就从热被窝子里爬起。他先摸到小磨信住的牲口棚子，掀起草门帘举起风灯一照，见小磨信两手抱着脑袋，在一捆稗草底下睡得正香。他气不打一处冒，心里骂：小兔崽子比我这老东家还享福。顺手抓起拌草料的榆木叉子，照准小磨信腰眼，“叭叭”就是两下子，骂道：“小兔崽子，还不早点套磨！再这样，我抽了你的懒筋，剥了你的懒皮。”

彭三蝎子两手一直拿着料叉子，看着小磨信到磨房套上毛驴，把地缸里泡胖胀了的黄豆倒在磨上木桶里，才离开磨房。刚走出门，又停下支愣着耳朵听听里面磨声未停，这才去下屋找豆腐匠，催他起来做豆腐。这豆腐匠虽然是雇的伙计，但彭三蝎子要高看一眼，因为卤水点豆腐时，这人顺心了就可以多往豆浆里放上几瓢水，压豆腐时再轻着点，就多出一板豆腐。他摸到窗户根底下，用舌头舔破窗纸，往屋里一看黑呼呼的，听听也没有一点动静，举起马灯一照，炕上铺着的被筒都没有蹬开。他吸了口气，忽然想起来，这个豆腐匠昨天开的工钱，几块银大洋刚揣在布褡裢里，他那个宝贝大闺女怎能不拉上手，把这几块大洋弄到手呢！于是他一拧身来到东厢房，隔着窗户纸，有意亮亮嗓咳嗽两声，对着屋里说：“套磨了！套磨了！太阳一出来可就算两天工了。要多做一板豆腐。”

这倒很灵验，眨眼工夫，那个年轻的豆腐匠从豆腐西施老大屋里猫着腰，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掩着怀走出来了。因为他知道，算两天工，他就要多拿一个过夜钱，还要多做一板豆腐。

彭三蝎子见磨转了，豆腐匠走上锅沿了，他放心地回到正房，拧亮了美孚油的罩子灯。他打开柜上铜锁头，取出几大串子用竹板削成的豆腐牌子。每根牌子上都用钢印烫出个带“彭”字的蜂腰葫芦记号。这是吃他家豆腐的人家用的过手竹牌，每到月底按牌算帐付钱。他细心地一五一十数叨着。

“吱扭”一声过道门被推开了。豆腐西施老大用长袍裹着身子走出来，风一摆衣服襟，衣服的香皂和脸上的胭脂味直冲鼻子。这女人长得细细柳柳的，用笔画的眉毛象一钩弯月，眼泡儿有些浮肿，总象睡不醒的模样。她用左手背挡着嘴打了一个大哈欠。

彭三蝎子机灵地把三角眼一瞪说：“大姐，你放进腰里几块白洋，就忘了爹娘了？见面分一半嘛。”

豆腐西施老大停下脚步，阴死阳活地探手从衣袋摸出一块银洋往桌上一滚说：“你比大清国的税局子还狠，这你也抽个头。”

“你不是我养活的吗？你不是我用饭供养大的吗？”彭三蝎子边说边急忙伸手抓住那块银大洋，贴到嘴唇上吹个响说，“你还浪荡啥去，也不想想，和个穷豆腐匠胡混有啥出头之日。”

“心里发干，去喝碗豆腐浆汁。”豆腐西施老大不愿再说下去，扭着屁股走了。